



春节风俗知多少

□ 罗 杨



拜年·春晚

人们在响彻云霄的爆竹声中迎来新年。按照民间的说法,那天上天汇报的诸神这时又返回人间,所以各地会有不同的祭神仪式,不过,这些活动如今只在部分农村保留着。在很多城市,登门拜年的习俗已被时下新兴的风尚取代。过去农村中家族式的团拜会被城市中单位、同事、朋友式的团拜会取代,到家拜年逐渐改为寄发贺年片拜年,贺年片又改为电话拜年,电话拜年又被短信拜年取代。民俗本身就是一条流淌的长河。它的源头已淹没在滔滔的洪流中,而不息的清流又会奔腾出新的浪花。比如,新时期出现的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已成为全国人民甚至海外华人在除夕夜必不可少的文化大餐,尽管看完节目后会有各自不同的指责,然而如果央视不办春晚,可能全国人民都不会答应,因为它已经成为了媒体传播时代的一道新民俗。

新年到来要拜财神,财神分文武财神,文财神是比干和范蠡,武财神是关公。南方还是信五路财神的,即东南西北中五路。祭拜的风俗各地多有不同,老北京的民俗是正月初二祭财神,而上海人是初五接财神。大部分地区都有破五的说法,即到了正月初五这天就意味着春节期间的许多禁忌皆可以破除了。这时,春节大戏可算作一个小高潮的结束。后头还有一个重要节目,那就是正月十五的“闹元宵”。

我们有必要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让春节既传承传统文化的深邃内涵,又与时俱进、与时代对接,使春节中彰显的价值观融进现代人的生活,给古老的节日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节日不是休息日,节日必须有文化的内涵和精神的寄托。恢复老民俗固然必要,但创造新民俗更为迫切。

人”诗句的魅力。

回家,要在家里吃那顿团圆的年夜饭。这一顿饭并不在于豪华和奢侈,与其说是物质生活的享受,莫如说是一次精神文化的聚餐。这顿饭凝聚了一年的亲情惦念,积淀了一年的离合悲欢,流淌着上千年的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对美好理想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对宇宙自然天地万物的感恩敬畏,对和谐社会家庭团圆的永恒企盼。

北方的年夜饭必吃饺子,而南方必吃汤圆,大部分南方地区有两样菜不可少,一是有条头尾完整的鱼,象征年年有余;二是要有丸子象征团圆。闽南地区必不可少韭菜。口味虽然东南西北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共同,那就是大家都在图个好兆头。

吃过年夜饭后,长辈要给晚辈发压岁钱,从古至今压岁钱均不在于钱的多少,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守岁和燃放鞭炮是除夕的重头戏,王安石有诗“爆竹一声旧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是对大年习俗的最好描述。正月初一标志着新年的到来,古时以鸡鸣为候,到了近代,人们已把新旧交接的界标定在午夜零点。此刻神州大地烟花飞舞鞭炮齐鸣,一向矜持的中国人也融入狂欢的世界。美好的中国年会在热热闹闹、红红火火中度过。

送人间的过错,罪过大的上天要消减其寿命。所以人们想出各种办法祭灶神,老北京人用关东糖、南糖作为祭品,意为黏住灶神的嘴,甜了灶神的心,盼灶神“好事传上天,坏事丢一边”。

腊八·小年

过年,古往今来始终牵动着中国人的心。“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一年不赶,就赶三十晚”,每逢春节,回家就汇成了一股滚滚的春潮。围绕着中国人传统的家国情怀,一幕幕绚烂多彩的节日大戏中不仅有五彩缤纷的民俗风情,而且充满了人性伦理之美,人情亲感之美,以及人生智慧之美。

农历十二月被称为腊月,在农业社会中具有宗教和神性色彩。《说文》中讲:“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腊就是腊月八日,直至今日,神性祭祀虽然已逐渐淡出社会生活,而喝一碗香喷喷的腊八粥仍是人们的习惯。

为什么要喝腊八粥,来历和传说很多,影响最大的应属纪念佛祖成道之说。传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拯救世间苦难,到处苦行修炼,终于有一天精疲力竭饿倒在路边,幸被一位美丽的牧羊女发现,她将随身所带的各种杂米与泉水煮成粥,救活了佛祖,佛祖醒后精神大振继续修行,终于大彻大悟得道成佛,而这一天就是腊月八日。因此,过去的寺庙通常在这天舍粥分给穷人,腊八粥也有“佛粥”之称。

腊八时节北方人还有泡腊八蒜的习俗。过去民间有一个说法“腊八粥、腊八蒜,放账的送信,欠债的还钱”。“蒜”和“算”谐音,一年的债务也该清算了,如果有人给你送来一坛腊八蒜,那就是讨账的来了。因此腊八蒜既是文化符号也是经济信号,凸显出了社会的和谐及民间的智慧。

如果说腊八敲响了春节大戏的锣鼓,那么,小年就正式拉开了序幕。小年在北方是腊月二十三,南方大多为腊月二十四,这会儿大家心中就开始了大年的倒计时。小年的风俗主要是祭灶王,传说灶神会在年末上天报

年货·贴花花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国各地习俗多有不同,福建、台湾等沿海地区在腊月二十四请神上天后开始拂尘清扫,有的地方在祭灶前拂尘。山东的一些地方是腊八时扫尘,那些地方的人认为这天神仙离位,鬼神不忌。不论各地民俗怎么解释,其实根本的动因是人们从心理和环境上都要驱鬼辟邪,除旧布新,干干净净过大年。

置备年货也是大戏的内容。全国共享的传统食品是年糕,取其美好的寓意,至今仍是人们的心怡食品。河南人腊月二十七开始蒸馒头,福建、台湾等地制作米粉糕饼,广东人制作糯米糍,湖北人则准备糯米糍粩。

祭灶后的花样丰富多彩。“二十八,贴花花”,贴花花包括窗花、春联、门神、年画等。古人认为大门是人居空间与外界的重要通道,一方面要去灾辟邪防止外侵,一方面也要

迎新纳福开户接喜。汉代时的门神是能捉拿祸害的神荼和郁垒两兄弟,后来又有了捉鬼的钟馗和唐太宗的开国大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传说中因太宗多年征战杀人无数,称帝后经常梦见鬼魅在门外呼号夜不能寐,两位大将得知后就连夜在太宗门外把手,果然夜间平安。唐太宗心疼二人太累,就差人将二人画像贴于门上起到驱鬼作用。

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居住环境的变化,“贴花花”的风尚已不像过去那样铺天盖地,而贴福字、写春联、贴窗花的美妙风俗还在节日期间点缀着当代人的生活。

团圆·守岁

最温暖人心的时刻莫过于大年三十,在中国人的心中,除夕这一天必须在家中与家人一起度过。只要是流着华人血脉的中国人一定都会领悟到那句“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

年与春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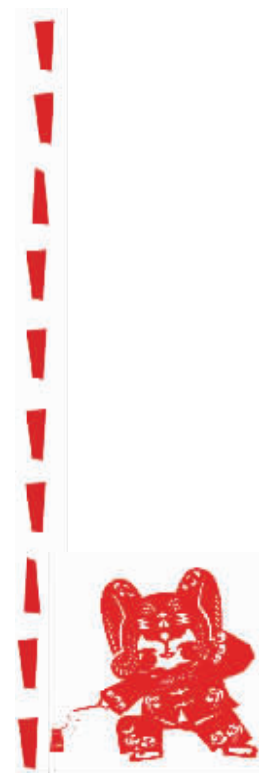
□ 点 水



其实,年的形成来源于古人对季节、收成、天象、历法的认识以及时间的意识,是农耕文明孕育出的文化之果。当人们感到大地回春、万象更新之时,便意识到时间已经过去一“载”、一“岁”,到了周代便广用年之称谓。甲骨文中的年字是果实丰收的景象。从周开始,岁首新年成为中国人最向往的日子。

今天,我们过年过春节是同一天,这是历经了时代的变迁而逐渐形成的。春节在古时称作岁首、正旦、元日、元旦、岁日、新年等。而将正月初一称春节始于近代。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民国政府改用阳历纪年,定1912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元旦即新年。但并不为老百姓所认可,人们仍将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新年。无奈之下,1914年又定阴历元旦为新年。这样,由于社会政治变革,在近代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两个新年,一个是“民国”政府的,一个是“国民”心中的。而公历新年没有任何民俗的内涵,农历新年却承载了千年的丰富民俗象征,所以老百姓仍旧大过农历新年,因而出现了社会上“几不知国历为何事”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正式确定了全国的春节纪念日,从此“春节”成为人们对旧历大年的称呼。



节俗艺术美如画

□ 吕品田

中国人赋予春节以神圣的时间意义,也赋予春节以非凡的空间形式。春节里,民众所创造的年画、剪纸、灯彩、舞龙等一系列节俗艺术,在大江南北营造出一种红火喜庆、缤纷艳丽、流光溢彩的恢弘审美空间。置身其间,人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人生的温煦和绚烂,体味到沉浸于文化传统的归属感。

年画是采用木版水印法印制或手工绘制,依俗于春节之际张贴门户、装饰居室的传统绘画艺术。年画历史悠久,由桃符演化过来的“神荼郁垒”等门神画是其最早和最主要的形态,早在汉代即有雏形,唐宋普遍流行,现存最早的实物是北宋山西平阳所出《四美图》。年画有贡贡、中堂、对屏、三裁、炕围、历画等主要体裁,题材涉及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诸神信仰、世俗生活、时事新闻、戏曲小戏、风景名胜、花鸟虫鱼、仕女娃娃、博古器物等丰富内容,堪称中国民间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剪纸艺术最具群众基础,迄今至少已有1500年的历史。20世纪中叶,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南北朝墓葬中出土了《对马》、《对猴》等5幅作品,这是现存最早的剪纸实物。剪纸有“剪纸”和“刻纸”两大技艺类型,前者用剪刀徒手剪裁,多一式一幅;后者用刻刀凿

刻,一式可得多幅。剪纸样式极其丰富,有居家装饰的门笺、窗花、柜花、炕围花和棚顶花,有作为绣花稿本的枕花、鞋花或袖口花,还有配合节庆典礼的喜花、寿花、灯花或龙船花,以及用于祈晴祷雨、招魂逐疫、迎祥纳福等民俗活动的各色剪纸。在方寸空间中,人们祈愿抒怀、畅神励志,追求超越现实的心灵自由和精神慰藉。

灯彩是流行民间的重要节俗艺术。当年汉武帝举盛火坛祭天神,元宵放灯之先河。后世相沿成俗,元宵节也成为以灯为俗、藉灯兴舞的灯节。“正月里来正月正,正月十五闹花灯”。届时,城乡处处彩灯竞放,焰火满天,鼓饶并作,歌舞翩跹,神州万民沉浸于灯山舞海的节日狂欢中。民间艺匠因地制宜,运用编扎、裱糊、雕塑、画绘、剪贴和刺绣等各种技法,创造了五光十色、千姿百态的灯彩艺术,形成宫廷式、乡土式、匠作式等不同的风格样式。在民俗传统中,灯彩不只是用以观赏的艺术,还是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的人文事俗。“务农的人来看灯,风调雨顺五谷登;行商的人来看灯,殷殷如意家业兴”,红艳艳的灯彩素来寄托着中国百姓的美好生活理想。

春节里最动人的景观是舞龙。这是融彩扎、舞蹈和音乐于一体的道具表演艺术,也是

一种力求以装扮、舞姿、步法和阵式造就富有象征意义的动态空间形象的造型艺术,堪称“滚舞的彩塑”。龙灯游行或腾跃翻滚,或蜿蜒流动,莫不气势磅礴,热烈红火。在舞龙艺术中,中国人尚群贵的价值观及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由一家一板“龙身”连接而成的“板凳龙”或“灯板龙”是最典型的例子。作为龙灯构成单元的“龙身”,由木板或普通板凳临时加载灯笼或其他彩扎造型构成。游龙时,每家出“龙身”一板,俟队伍巡游到门前便把自家的一板接上,俗称“接灯”。舞龙队伍要依俗游行乡里,挨户巡访,唱着吉祥颂词为各家各户送去美好的祝福。如此这般,加入者不断,队伍逐渐加长,其壮观者可绵延数里。这样的舞龙活动具有非凡的整饬、教化作用,是民间文化敦睦人际、谐和乡里、凝聚民心的有效践行方式。

由丰富的节俗艺术形式所造成的浓郁节日气氛和高峰审美体验,强化着国人对春节“文化时空”的审美期待。这种普遍而持久的社会心理,使“春节”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在春节这个“全民欢乐总动员”的狂欢时节,节俗艺术的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民族文化的凝聚力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